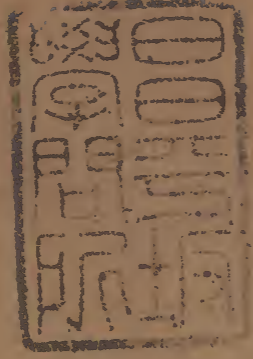


左傳標釋 十七之九



漢書

漢書門			
八	三	三	類
一	三	號	類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四	三	書	
函	一	六	
三	〇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63	
冊數	10	(7)	
函號	274	166	

七共十

春秋九考





春秋左傳卷之七 旱文庫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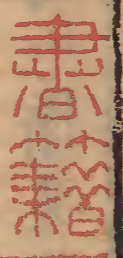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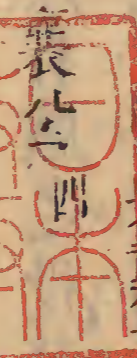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于沙

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 附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

邑將飲酒曰焉川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



敘事議論能品  
出而遇過御邑  
大夫試仲多知時  
衆三人故議之不

春秋左傳卷之七 旱文庫



知時雨何以爲聖

三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

辭令妙品

少正官名晉悼公

年晉襄八年

轉頓詳委

態

虜役在左

競強也

不共下上正在

子晉

出聲

春秋左傳

卷一

少正

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

令倍其賦今人常語耳誰知爲國蠹哉

附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

蕭魚役在十一年

臭味俱同者無差

池不齊上實土地

所有宗器宗廟禮

樂之器齊盟同盟

會歲終朝正也石

奠字子孟

酌除又切三重醇

酒也嘗酌嘗祭之

酒靖東夏謂澶

淵之盟在二十年

不意之征役數數

而至

朝夕在庭謂能量

以觀豐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

止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

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之渙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君見于嘗酌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春秋左傳

卷一

公孫



鄭之心在晉則雖不朝口口如在堂下以為口實謂但據為罪將不堪而他往

議論具品

受綱樂氏之命

議論能品

春秋左傳卷十一  
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附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太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附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

段字子石黑肱子黜官減省其官四時祭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

伯張即昉

孟在齊故復稱之

寂事妙品  
作貪謹語有朱

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名○言○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



舉止奇有味

居謂如舊事君

棄疾處君臣之間

倉卒應對不失針

芒行掩其言從容

就義申生之儔也

唯二三子少忍之

豈可犯命移尸

子馮前聽申叔言而托疾不仕矣今復代子南宜申叔之絕之

春秋左傳

卷十七

三

必有廢

毋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  
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  
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  
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  
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  
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齧為司馬屈建  
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

馮能下問如是宜申叔終弗絕而告也

自御即塵尾打牛

意不能當道取徑

速歸急告八人也

已死復生白骨更

肉

意事議論其品

取滿板切字子明

蕞之子

朔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  
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  
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  
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  
觀起車裂深切何故不懼寫得如生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  
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  
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附 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  
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

春秋左傳

卷十七

四

必有廢



良辰子太叔服弟

類謂濟惡

不討專殺之人未盡善也

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  
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  
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剋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

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

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悼夫人平公母也  
孝公姊妹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  
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敘事能品  
慶樂二慶之族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

陳人城治城拒君  
板隊築城之版墜

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

地二慶怒其急事  
遂殺築者役人怨  
怒相告而作亂

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

曰惟命不干常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敘事細委頭緒多  
而宗括有法讀之  
燦然無痕妙品

春秋左傳

卷十七襄公

五

必可齊



藩車有障蔽者其  
士從盈者曲沃晉  
祖廟所在蓋諸卿  
分掌公邑而此屬  
欒氏午曲沃大夫  
伏之匪盈也

魏舒謚獻書入掩  
不備  
攢六氏大有筆力  
整而不排 魏絳  
謚莊舒絳之子私  
親愛也 成八年

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  
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  
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  
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  
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細細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  
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  
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

莊姬之譖欒卻為  
徵 韓起讓趙武  
故睦 代秦違中  
行逐士鞅范宣子  
佐中行于中軍  
知營子荀盈謚悼  
知氏中行氏同祖  
故聽焉 程鄭亦  
荀氏宗  
固宮宮之有臺觀  
備守者  
夫人有杞表  
恐欒氏有內應距  
故婦服而入

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  
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  
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  
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  
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  
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  
纒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  
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



駭乘必持帶備墜也超乘跳上馱子車撫劍援帶劫之也

丹書妄書也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之

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也

出豹閉之門外踰越也隱短牆也臺公臺乘登也

矢已及君屋不得不死戰用劍短兵

春秋左傳卷十七 六 必有齋

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駭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攝車從

相接也攝車乘樂

敗而引車追之樂盈族訟于天言雖死不舍樂罪注

屬矢于弦也方注欲射車輾槐根而覆魴盈族

敘事議論能品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鋒

傅摯申鮮虞子貳廣公副車

左真曰啓取開導

下義去劫切四人去乘殿車先申為前軍啓法為旁軍大殿為後軍

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聞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申驅

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曹開御戎晏父

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啓牢成

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

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燭庸之越

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春秋左傳卷十七 襄公 七 必有齋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 必不禱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人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

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以說晉

行義過君尚自裁抑况弑君之惡過于背盟主孟門晉隘道熒庭皆地張武軍紮壘壁也以示勝郟邵

獲晏釐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

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

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

晉邑取而守之封晉尹于少水以為京觀平陰役在十八年  
敘事妙品  
公鉏名彌悼子名紇申豐家臣臧孫之知不及申豐遠矣  
客上賓也  
酒樽既新復絜潔以示欽重絜潔同獻酬禮畢通行為旅使與齒使從庶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



子禮失色恐鉏不從也馬正私家司馬所位也

以燕享之具往出自私家為左宰仕于公也御駟屬官名稱孟莊子庶子孺子秩弟為孟孫為之後也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秩固當立若立羯則季之力過于臧

之立悼子 立戶側喪主也

意在勸季成則仇臧

疾疾而報以廢長愛我者懼矣借其言以自修則可

孟氏欲為公鉏仇臧 辟音疋將葬穿藏藉除借人治墓道

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

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正夫隧正也以甲士從已而往視畏季孟也

宣叔武仲父鑄國名

姨母之女中表姊

在鑄還舅氏

不弔猶言無告

臧為背賈自為已請智不足謂使

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

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

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

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

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

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

甲從慮事不周。二勳文仲宣叔。辟邑二字見要君。其人從者問倘盟。我臧氏罪惡將以。何辭臧謂廢長立。少乃季孫所諱必。無辭以罪我。惡臣謂奔亡者外。史掌之謂首所載。章首者東門殺適。子而立宣公僑如。諡公與季孟于晉。椒即子服惠伯孟。獻子孫。

居語助登猶言誰與

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

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

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春秋左傳

卷十七襄公

襄公

一

必存蔡



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叙事具品辭令妙品 且于莒邑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

欲以盟要二子無死戰

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

梁即殖

無罪而死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議論能品

與之田邑而自道 伐晉之功滅孫知其將敗不欲受之故敷之怒此其知也

言安將復事之

知謂能避齊禍

不順不怨謂廢長立幼

附：齊侯將為滅紇，出滅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



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  
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  
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唐杜二國名

三立之論始此

廟廟門

辭今妙品

子西公孫夏

起筆接聞字伏今名

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  
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  
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



迅激沉痛令人悚然

前分令名令德此令一句

又分二證再合

語絕勁附重用了字尤有態結語緊接而陡住道宕之極更無容再着語

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請罪于陳

前年齊伐晉

不設賞罰之政

請會期

族衆也自害其衆

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襄公



介根莠也

叙事妙品  
幣音格驟音歷致  
楚師挑戰也求御  
欲知地利公孫射  
犬食邑于窵不可  
與言當下之勿與  
同等大對言國無  
大小凡在上卿不  
可軒輕叔喻小國  
無大臣部婁培壞  
同小阜也 坐于  
外後食異車皆慢  
之也廣車兵車乘  
車安車將及楚軍  
方與大同乘轉衣

獲也蹠而鼓示間  
暇也大恨其慢已  
不告而馳二子不  
懼入壘皆下搏楚  
人以投楚軍收其  
禽獲挾其囚虜大  
又不待而出二子  
超乘復射而示間  
暇且不怒犬止以  
兄弟之義責之謂  
胡不告不待犬託  
言力怯遂皆笑其  
性急不能更相而  
已如此絕技如此  
淵度皆後人所無  
即有之亦無此奇  
筆描寫矣  
卒終也為明年楚  
滅舒鳩傳

春秋左傳

卷一

三

必有齋

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

救鄭晉侯使張骼輔驟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

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

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

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于橐而冑入壘皆

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

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

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

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附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春秋左傳

卷一

三

必有齋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

之大路

附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持殺洛開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郊

議論神品

公孫揮字子羽

降階謙下之道

嚴滅字然明

謙之與失神其別

甚難得此一割

階道也登居大位

也知人知人道謙

恭之宜

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

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

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

于巢卒



議論能品

前年孝伯為晉伐

齊

大志謂弑君

不嚴欲收眾心也

徒空也

叙事能品

棠公棠邑大夫

使偃為已取也

齊丁公崔之祖桓

公東郭之祖

坎為中男故曰夫

變而為巽故曰從

風風能墮落萬物

春秋左傳

卷十一

三

公羊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

寡婦曰嫠

因此怒公

問問疾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

春秋左傳

卷十一 襄公

六

公羊傳



杜謂重言侍人別  
下賈惠弟嬖人反  
覆自宜殺之何必  
謂非一人  
崔官近公宮或淫  
者詐稱公不可知  
干極首扞鄒主行  
夜者得淫人即討  
之不知他命

高唐齊別廟弁祭  
冠侍魚者監取魚  
之官祭宰之妻子  
饒滅平陰大夫公  
外嬖 莊公所養  
非國士故死難皆  
發臣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公孫敖

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  
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  
陪臣干極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申服  
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  
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  
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  
饒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

意議章法何法俱  
妙

口實祿養也養培  
養也

已私欲也為私欲  
死應有私嬖與其  
難 前段叙死後  
段叙亡中間着不  
死不亡者相形處  
令人三思

齊  
僑如成十六年奔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  
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  
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七

公有齊



望高品貴如鳳在鳥中

史氏之權如此

推下其妻

奔中狹道也一與一言道狹無所用

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

道廣則眾不可當相形有致

側瘞也嬰音殺喪車之餘不殯于廟而用大夫之禮故悉記之

叙事辭令具品

以弑莊公說于晉

宗器宗廟祭祀之器六正六卿也

師旅是出者處守是居者摠承上六

正以下言孟椒字子服論惠

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妻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附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

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

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獻公十四年奔齊 晉侯逆之割衛夷 儀以爲其居崔杼 質衛侯妻子欲分 其地 敘事妙品齊桓晉 文無此氣象 突穿也

不載公以巡城辭 重社稷也觀下使 之行賂自見 舍止也雖急不使 男女君臣無別故 辭以不祥 御門禁侵掠也但

欲服之耳免喪服 擁社抱社主以示 服 繫馬韁執贄 三語修臣禮也子 美即子產數停止 記其數不以歸也 被社四者正其衆 官修其庶職以示 安定之義 節兵 符也

意甚妙惜辭未鍊

趙武與屈建相知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

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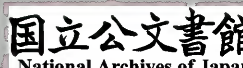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附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

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叙事議論具品

屈建字子木

其開楚兩軍之間  
執隘雨水也私卒  
家兵也簡師簡閱  
公家精兵為伏陣  
奔亦視之看其形  
勢而救助也

傳相薄也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  
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屏。子孟。帥左師以退。吳  
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  
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辭今妙品高渾蒼  
勁以質勝巧

閔首烟先王謂武

王神明謂虞舜

胡公闕父之子名

滿宿而不臣禮尚

尊敬且凜于亡國

而三敬長併祀宋

為三恪也陳乃周

穆故云自出

桓公之亂在魯桓

三年厲公蔡姬所

出

三之自是其章法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  
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  
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人。  
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春秋左傳

卷十七 襄公

二十

衛獻公



億數也不可算數  
其勝惡  
告晉伐陳

收得緊峭

各致其辟一語殊  
覺支吾蓋此意難  
言後愈流遁

一圻千里一國百  
里

此却有根據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  
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士弱謚莊

拜謝受其伐陳之  
功前雖入陳未  
成故更伐以結陳

叙事能品 掩子  
馮之子

字面儘有深意但  
三字排句屢見便  
入套不能動人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附 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  
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書上田記其土地所宜度山林量材以共國用鳩  
 藪澤使民不得焚燎以備田獵辨京陵絕高曰京  
 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表淳鹵表異墉薄之地  
 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下濕之地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  
 原防隈也隈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  
 曰町牧隰臯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下平  
 曰衍有流曰沃平美之地制為井田籍馬籍其毛  
 色歲齒車兵甲  
 士徒卒步卒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  
 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  
 短牆以射之卒

議論能品  
 舟師役在二十四  
 年牛臣巢人啟  
 開也  
 能度事者能殺人  
 以安民

附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  
 也以與焉掩

議論神品

仁為知體知為仁  
 用可為論語愛人  
 章註疏

附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  
 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真能愛人方有此  
 精力  
 為政次第如田有  
 與言求復國也

附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



妙喻可思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

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春秋左傳卷之十七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明吳戴文光罔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襄公五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

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

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

人執衛甯喜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

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附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其五月秦晉為成晉

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附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

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

集○忠○激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

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

城在二十四年

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廿五年夷儀之

會也

議論神品

鍼即伯車

員音云召使秦

三云不應畢竟太

万

撫劍拂衣相形迴

別

易之變易往來之

言

御神回

叔向仁而公晉侯

明而寬茂以加矣

復得師曠一論心  
力德善分判微妙  
所謂竿頭更進

叙事能品

使為復使為已求

反國獻公子鮮皆

敬奴子國人信子

鮮賢故必欲使在

其間

不獲命以母命不

得已

從近關出難進

也

鮮喜告伯玉不可

又告宰穀

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奴強命之對曰君無信

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

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



悼子即喜  
受命在二十年  
淹留憂恤

不已不止此舉

言子鮮賤言多不  
適出耳

子鮮敬似伯玉右  
宰重波瀾

二孫林父之子襄  
字伯國父兄不在

故乘弱攻之又懼  
不勝故出舍若孫

氏不夜哭國人  
知襄死未敢召喜

喜亦不敢復攻  
子叔即割

議論妙品  
如屬也

敘事妙品辭令具  
品

形容妙甚言其驕  
易生 領頷下也

點頭而已

不在心不在我

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  
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  
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右宰穀之言無弗驗者而卒與喜同敗者富貴  
之念未忘也前不及伯玉後不及免餘多矣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  
旋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  
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  
之而已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  
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



出謂衍居謂割

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味○亦○稟○然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綽齊人今事衛獻  
茅氏戚地

附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附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惡鬼曰厲，蒯感父  
言復還逐綽  
敘事議論具品  
先路次路皆周先  
王所賜車以路服  
為邑先

自上至下隆殺皆  
以兩為數固予勉  
多受一邑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

石為澶淵之會

議論敘事妙品

康音君頡音葉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五年

描寫工絕

犁已如此語又何觀宜其亂吳越也

弱為所敗也

前未出董父此進

叙出以起取貨一

段印氏富鄭令出

貨以贖也

今正辭命之正

受楚獻功大名也

以貨免之小利也

故決秦不爾

不獲其可斬然

西鄙懿氏田之近

戚者田六十井

如期而至日不失

所執喜討弒君也遺

括之子女齊司馬

疾執君討入不以

正也兩執甚當借

後以賄免士弱氏

主獄大夫

嘉樂取令德宜民

國弱謚景莫蕭喻

晉澤及諸侯緇衣

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戌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

春秋左傳卷十八襄公五年



為孫氏執衛君

言自以殺成三百人故不為孫氏執也繼之桑取寬政以安諸侯將仲子取眾言可畏

子展子罕子

叙事妙品

共姬即伯姬平公

共姬子

桃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今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一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

尤甚也

佐元公貌惡心和

淫音租貌美心狠

合左師向戌也惠

牆氏伊戾名

夫指太子

內師不行則內侍

廢缺

詐設盟處為太子反徵驗

夫人即奔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瘞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

春秋左傳

襄公

六

必不



信佐之心城

也 昭灌也欲使失期

烹伊侯何不罪夫  
人向成  
步馬皆馬之人

改命使使者改命  
也殺太子猶云狼  
不可君國耳賄而  
以妾為妻難哉  
辭今能品

春秋左傳

卷十八

六

必有齊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昭而  
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  
也乃亨伊侯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  
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  
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  
受之

附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

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

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

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

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敘事議論妙品

舉伍員禮聲子子

朝子

牟楚公子為申縣

尹得罪出奔

班荆籍草坐地言  
復故共言歸楚事

位雖大夫其材則

可為卿杞梓木之

有用者皮革獸之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七

必有齊



有用者

歸生聲子名

從之而國亡

餽賜言無不厭足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七

必有齋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

不能復霸  
亂在文十四年  
役在成六年

鈞同也

四段格整而勢橫  
奔宕可喜

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浮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七

必有齋



春秋左傳 卷之六 必不

善能也是正也不  
能正其曲直

役在成十八年

焚次舍以示必死

以魚石歸在襄元  
年

巫臣字子靈雍塞  
也奔晉在成二年

驪侵陣法

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  
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亂在宣四年伯賁  
即闞叔賁俱首桀

役在成六年

商易兵備以誘楚  
戰于重子辛皆出  
彥王故曰二穆

夷傷也燔音火楚  
謂火滅為火

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  
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  
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

春秋左傳 卷之六 必不



非圖言楚不以介意

鳴舉之子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自自行故許欲報之求求成也

昧貪冒也  
小人指欲御者慶

于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

隙也。畜貪也。言欲戰之人皆動于血氣。貪于戰爭。非為國計。  
樂氏津名。梁鄭城門。

辭令能品

請事問焉何事禮諸侯大夫稱士于天子時事四時貢職也宰旅宰宰以下士言獻職貢于宰旅不敢斥尊

之性。彘於勇。蓄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附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附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魚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

附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  
 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  
 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

城邾在二十四年

雨故水竇開介甲

也入向魚庫而取  
 其甲

治烏餘罪

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  
 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  
 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七年附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  
 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私爭神品  
 數語有雲騰水湧  
 之勢  
 諸喪邑齊魯衛宋  
 也周密也使烏餘  
 受封偽許也眾出  
 盡獲皆取用字盡  
 與



驕佚之人天奪其魄不敬不知大為

摹神 叙事議論具品

言政由甯氏之言未可知恐未必勝

公出與甯氏為孫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美服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

逐我為林父納我為善喜賞罰不明無以沮惡勸善

盟于河誓不還也木門晉邑不鄉也怨之深也

從之謂治事昭吾所以出言明是欲出仕而奔也稅即穗也喪服總縗裳縗緇而希又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稅諸侯絕期無追服兄弟者

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





故曰如

敘事議論能品

是大文字綜括收

拾其好獨議論多

未情峭想沿舊史

未經裁練

雖曰不可四字伏  
後子罕一論首尾  
關照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  
為卿。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  
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

至字凡十書有法

若干宋若從若先

若自陳若皆又小

具變後來多祖之

忽先着一斷亦一

法仲尼以為多

文辭故割不記

成言預訂盟誓之

言于晉

諸侯從晉楚者

諸侯從晉楚者

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  
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  
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  
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



驛傳車謁告也

子皆即黑肱預要齊其辭

以藩亦不相忌各處皆北楚南伯夙荀盈字

甲在衣中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皆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

有微理可思

此段奇宕匹夫止殺一身故曰單斃霸王不捷所傷多矣當云食言者病却以不病字反言未甚長意

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



謂食言不自以為病亦非子患何也實是病也故曰病則盡人皆致死因不者因宋欲盟而來也不及是言即不倍楚而不勝晉獨取信故功多兩爭晉楚則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假公命臨之

爭先歃血

狎更也

只語助聲尸主也

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轉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善、于、自、處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故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叔向急于安民自是豪傑

小國主辨具楚欲尸盟自同小國

客趙孟為一生所尊

范武子十會

百言齊家次言無不可對人言終言無不可對天知

五君文襄靈成景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



子木能知彼已而不諱其短可以當國矣

二子石印段公孫

七段章法變化

草正猶武君丁鶴賁刺若淫亂

箏音娣管也

黍首比孟子召伯

鬻桑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受其卒章欲之產之規

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苟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林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

諛也蔓草取避近趙願蟋蟀取好樂

無荒良士墾墾言頓禮儀也桑扈取

君子有禮能受天所匪交二句詩卒章也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

語都未練



語謙甚然近鄙

高論即范武子內  
愛外靈意

五材金木水火土

得此論軍全

結斷精嚴

刑賞左師之善

成子罕

向戌受善賢甚  
彼已取不阿左師  
樂喜于罕名恤我  
周頌取能受過

叙事能品

偏喪曰寡故夫亦

稱寡

孤入曰夫棠公之  
子

宗主謂明

夫子謂杼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必有

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  
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  
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  
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  
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

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  
之謂乎？

附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  
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  
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七

必有



孽扁入聲君謂莊公為行所弑故曰孽

又告成疆復告

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師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枵恐滅家不止其身一也猶言一家是語遂為二氏讖堞短牆築之以守妻即東郭姜

孽為崔御

開先人之塚以藏枵尸

孽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崔慶之強極矣。崔亡于孽，慶亡于癸，皆盧蒲氏也。奇甚，且其機械無弗同者。後特更甚耳。崔薄慶厚之計庸而賦詩斷章，更驚去肉之謀伏矣。苟利夫子之給啟而寢處禽獸之機伏矣。是何敢之語出而誰敢者之言伏矣。復命于崔子之給奇而獻兆奉龜請止之詭轉展幻矣。嗟乎禍福循環不盈肩，睫可弗慎哉。

附 楚遠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

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鮮虞自難得

辰在申斗柄指申

也周十一月今之

九月斗當建戌而

在申故知再失閏

此年正月建子因

知再失閏填置兩

閏以應天止

議論能品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必有齋

附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

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

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

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

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

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是歲當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而今淫行失次時菑謂無水蛇即虛危為玄武之宿歲星屬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矣歲星本位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玄枵三宿女虛危虛星在其中其名為耗歲星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水地氣發洩故決其饑

附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

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

魯事議論具品

封以宋之盟釋齊

秦故文子謂事大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必有齋



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已心如志順大國志也

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石碯不可無祀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議論具品

附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廷往同

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

淫未有不傲故曰驕表

不父通太子妻

之外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行 辭今議論具品文 勢縵而語冗故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問鄭君應來朝否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不易饑荒也

望其覆庇

復命復徵朝之命  
故游吉即如晉也

引易未甚協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

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于北禍衝  
在西南為朱雀鳥  
也鳥尾曰帑鴉火  
周楚之次

凡至敵國郊除地  
封土為壇以受郊  
勞外僕掌次舍者

語太率易

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禪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附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



說自為解說

奉行大國之政從其朝會之命

敘事妙品  
舍慶討子內實寶物妻子易內互淫也遷朝就盧蒲氏朝見封亡人避崔難出奔者以功贖

罪而復其位子之慶舍字舍以女妻癸宗宗主謂舍也慶盧皆姜姓不宜通婚癸言有求于舍不復顧禮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公膳卿大夫之膳食于公朝者饗人庖人御者進食者洎音忌肉汁也此皆癸與王何之計欲使諸大夫皆怨慶氏也子雅子尾皆惠公孫子家歸父字嬰之取信如是佐子車名

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

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

春秋左傳卷之六 襄公八年 襄公八年 襄公八年



桓子文子之子無  
字何得言當得  
何物慶封時有  
此木積于六軌之  
道可慎守善其不  
志于貨財可以守  
家  
卜攻彼而即以兆  
示彼太弄奇

又得此作對更奇  
季即封泣無字泣  
也嗣封族此子家  
慶封字  
子息慶嗣字  
我舟發梁不使封  
得救難姜琴妻

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

慶舍女此事更奇  
與雍糾妻洽相反  
作對封以臣謀君  
姜以女謀父天道  
哉

具音素  
曲叙情狀工絕妙  
慶氏之士觀優遠  
至于魚里之地

堯音育屋棟上磚

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奘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楠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楠動於堯，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



繩即吳

稅脫同易服而行

嶽里名陳鮑在公所故伐內宮弗許公弗許與四姓戰也

禮食必祭汜祭遠散所祭不恭茅鷄遷詩刺不敬朱方吳今丹徒縣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必不齊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鷄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

為昭四年殺封張本

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慶封淫惡極矣而樂高陳鮑備於其強賢如平仲眾不足用孰意天惡其魄虛蒲癸自晉反而討亂有主矣王何自莒反而討亂有輔矣更驚去肉而詩亂有機矣密結卿佐而討亂有黨矣層層委曲纖悉畢陳迨卜兆以後益加細密字字有情精而且腴擅長千古

附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附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擗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敘事具品議論妙品 按三子之逐在廿一年因討公子才之黨此云崔亂前後自乖 邾邠同去年切邾殺之邾六十邑 恐失實是主意重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必不齊

襄公 公何齊



重跌頓奇絕精絕

若出奔在外雖我

之一呈亦不可得

而幸

制定不增分尺用

者不加裁剪若定

布之內或備有增

加便當裁剪是蓋

之乃以損也

稍致漸漸致遠公

也  
葬須十人十人不  
同心必出而告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必有齊

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

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

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

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

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

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

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

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權葬公不如禮故  
以棺著行尸邊以  
章其罪  
快心如画  
議論妙品

鄭伯時在楚廷往  
同

取蘋藻于阿澤中  
使服蘭之女為主  
神猶享其敬此意  
同。周鄭交質章而  
彼濃  
叔仲帶謚昭一人

春秋左傳

卷十八 襄公

三

必有齊



指康王

專之言足專任也  
榮成伯即駕鷲

饑寒指宋民故曰  
歸而息民即上語  
變換如祭九層臺  
體同景異

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附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微過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九

明吳戴文光問得標釋 張我城德仲參定

襄公 六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

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閹弒吳子餘祭 仲

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

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侯

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

衎苦且切

夷昧以五月立札  
以六月至魯量其  
道里日月當是庚  
未所遣杜註誤



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禫公患之穆叔曰禫殯而禫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菊先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附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附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

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釋解也何以不朝正于廟以在楚耳衣死曰禫諸侯遣禮先使巫禫除殯之凶邪而始禫與朝而布幣無異刻音列以若為帚桃能却鬼菊能除不祥禮君臨臣喪乃禫殯

郊教康王弟君弱臣圍康王弟君弱臣強物不兩盛喻未切當

取十自益使治問公起居

致使辭使不與聞及舍至魯境

玄冕御服

治初從季得邑今還之而不入季氏之家見就見也言季氏言其政事此殆有取入氣象公治何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䟽也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



以至此言公畏季氏而賞非以我有德

段年少官卑故曰弱

關寺人也異哉此關借失其名

議論敘事具而皮代父為卿未

及麥二麥未熟六斛四斗一鍾

鄰有善民亦望我君為善今之時請君貸易使大大皆貸難樂氏之感人遠矣

得國掌國政貸而不書則不以為德矣加更勝也升降隨宋盛衰

議論能品

大叔游吉伯石公孫段文子衛太叔儀

春秋左傳

卷十九

二

必有

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附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

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

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關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關以刀弑之

附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

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

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

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

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夫

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

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必有



斬而復生曰犛謂  
杞

云道其德也高止  
字子容司徒華定  
知伯荀盈女齊即  
司馬侯

二語為亡家定衡

執略將以酬賓

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犛是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  
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  
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  
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皆  
將不免于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  
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

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  
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  
為一耦。

附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

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

議論能此  
使魯歸侵杞田  
夫人平公母杞女  
叔侯名齊取貨受  
齊賄也不尚取言  
不寧取以殺之  
不曰晉滅八國止  
云晉是以大有舍  
蓄



兩語顏延年曲水  
序中用之分作對  
聯

母寧責夫人焉用  
治老臣却去責治  
字面合著舊遠

歸田故來賤其  
哀禮

敘事議論神而妙  
處只在變化有色

有味古今無兩  
後死豎牛之手竟  
如札言

如札言

王化始基而未洽  
于天下然憂勤不  
怨文德至矣

鄭衛原三監之地

後被康武德化雖  
遭宣公淫亂懿公  
滅亡民猶秉義

王風黍離思文武  
而不畏播遷

細政事煩瑣  
泱泱弘大之聲

大國之風

遭流言之變而處  
之廓然然憂勤自  
在是樂不淫也

起自西戎至秦仲  
始用雅樂周東遷

秦襄盡取其地大  
之至能郡縣一統

之識 風風中庸  
聲惜其無德輔

聲惜其無德輔

貢不<sub>○</sub>乏<sub>○</sub>玩<sub>○</sub>好<sub>○</sub>時<sub>○</sub>至<sub>○</sub>公<sub>○</sub>卿<sub>○</sub>大<sub>○</sub>夫<sub>○</sub>相<sub>○</sub>繼<sub>○</sub>於<sub>○</sub>朝<sub>○</sub>史<sub>○</sub>不<sub>○</sub>絕<sub>○</sub>書<sub>○</sub>  
府<sub>○</sub>無<sub>○</sub>虛<sub>○</sub>月<sub>○</sub>如<sub>○</sub>是<sub>○</sub>可<sub>○</sub>矣<sub>○</sub>何<sub>○</sub>必<sub>○</sub>瘠<sub>○</sub>魯<sub>○</sub>以<sub>○</sub>肥<sub>○</sub>杞<sub>○</sub>且<sub>○</sub>先<sub>○</sub>君<sub>○</sub>而<sub>○</sub>  
有<sub>○</sub>知<sub>○</sub>也<sub>○</sub>母<sub>○</sub>寧<sub>○</sub>夫<sub>○</sub>人<sub>○</sub>而<sub>○</sub>焉<sub>○</sub>用<sub>○</sub>老<sub>○</sub>臣<sub>○</sub>  
杞<sub>○</sub>文<sub>○</sub>公<sub>○</sub>來<sub>○</sub>盟<sub>○</sub>書<sub>○</sub>曰<sub>○</sub>子<sub>○</sub>賤<sub>○</sub>之<sub>○</sub>也<sub>○</sub>

吳<sub>○</sub>公<sub>○</sub>子<sub>○</sub>札<sub>○</sub>來<sub>○</sub>聘<sub>○</sub>見<sub>○</sub>叔<sub>○</sub>孫<sub>○</sub>穆<sub>○</sub>子<sub>○</sub>說<sub>○</sub>之<sub>○</sub>謂<sub>○</sub>穆<sub>○</sub>子<sub>○</sub>曰<sub>○</sub>子<sub>○</sub>其<sub>○</sub>  
不<sub>○</sub>得<sub>○</sub>死<sub>○</sub>乎<sub>○</sub>好<sub>○</sub>善<sub>○</sub>而<sub>○</sub>不<sub>○</sub>能<sub>○</sub>擇<sub>○</sub>人<sub>○</sub>吾<sub>○</sub>聞<sub>○</sub>君<sub>○</sub>子<sub>○</sub>務<sub>○</sub>在<sub>○</sub>擇<sub>○</sub>人<sub>○</sub>  
吾<sub>○</sub>子<sub>○</sub>爲<sub>○</sub>魯<sub>○</sub>宗<sub>○</sub>卿<sub>○</sub>而<sub>○</sub>任<sub>○</sub>其<sub>○</sub>大<sub>○</sub>政<sub>○</sub>不<sub>○</sub>慎<sub>○</sub>舉<sub>○</sub>何<sub>○</sub>以<sub>○</sub>堪<sub>○</sub>之<sub>○</sub>禍<sub>○</sub>  
必<sub>○</sub>及<sub>○</sub>子<sub>○</sub>請<sub>○</sub>觀<sub>○</sub>於<sub>○</sub>周<sub>○</sub>樂<sub>○</sub>使<sub>○</sub>工<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周<sub>○</sub>南<sub>○</sub>召<sub>○</sub>南<sub>○</sub>曰<sub>○</sub>美<sub>○</sub>  
哉<sub>○</sub>始<sub>○</sub>基<sub>○</sub>之<sub>○</sub>矣<sub>○</sub>猶<sub>○</sub>未<sub>○</sub>也<sub>○</sub>然<sub>○</sub>勤<sub>○</sub>而<sub>○</sub>不<sub>○</sub>怨<sub>○</sub>矣<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邶<sub>○</sub>鄘

衛<sub>○</sub>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淵<sub>○</sub>乎<sub>○</sub>憂<sub>○</sub>而<sub>○</sub>不<sub>○</sub>困<sub>○</sub>者<sub>○</sub>也<sub>○</sub>吾<sub>○</sub>聞<sub>○</sub>衛<sub>○</sub>康<sub>○</sub>叔<sub>○</sub>武<sub>○</sub>公<sub>○</sub>  
之<sub>○</sub>德<sub>○</sub>如<sub>○</sub>是<sub>○</sub>是<sub>○</sub>其<sub>○</sub>衛<sub>○</sub>風<sub>○</sub>乎<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王<sub>○</sub>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思<sub>○</sub>而<sub>○</sub>不<sub>○</sub>  
懼<sub>○</sub>其<sub>○</sub>周<sub>○</sub>之<sub>○</sub>東<sub>○</sub>乎<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鄭<sub>○</sub>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其<sub>○</sub>細<sub>○</sub>已<sub>○</sub>甚<sub>○</sub>民<sub>○</sub>弗<sub>○</sub>  
堪<sub>○</sub>也<sub>○</sub>是<sub>○</sub>其<sub>○</sub>先<sub>○</sub>亡<sub>○</sub>乎<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齊<sub>○</sub>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泱<sub>○</sub>泱<sub>○</sub>乎<sub>○</sub>大<sub>○</sub>風<sub>○</sub>  
也<sub>○</sub>哉<sub>○</sub>表<sub>○</sub>東<sub>○</sub>海<sub>○</sub>者<sub>○</sub>其<sub>○</sub>大<sub>○</sub>公<sub>○</sub>乎<sub>○</sub>國<sub>○</sub>未<sub>○</sub>可<sub>○</sub>量<sub>○</sub>也<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幽<sub>○</sub>  
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蕩<sub>○</sub>乎<sub>○</sub>樂<sub>○</sub>而<sub>○</sub>不<sub>○</sub>淫<sub>○</sub>其<sub>○</sub>周<sub>○</sub>公<sub>○</sub>之<sub>○</sub>東<sub>○</sub>乎<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秦<sub>○</sub>  
曰<sub>○</sub>此<sub>○</sub>之<sub>○</sub>謂<sub>○</sub>夏<sub>○</sub>聲<sub>○</sub>夫<sub>○</sub>能<sub>○</sub>夏<sub>○</sub>則<sub>○</sub>大<sub>○</sub>大<sub>○</sub>之<sub>○</sub>至<sub>○</sub>也<sub>○</sub>其<sub>○</sub>周<sub>○</sub>之<sub>○</sub>舊<sub>○</sub>  
乎<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魏<sub>○</sub>曰<sub>○</sub>美<sub>○</sub>哉<sub>○</sub>颯<sub>○</sub>颯<sub>○</sub>乎<sub>○</sub>大<sub>○</sub>而<sub>○</sub>婉<sub>○</sub>險<sub>○</sub>而<sub>○</sub>易<sub>○</sub>行<sub>○</sub>以<sub>○</sub>  
德<sub>○</sub>輔<sub>○</sub>此<sub>○</sub>則<sub>○</sub>明<sub>○</sub>主<sub>○</sub>也<sub>○</sub>爲<sub>○</sub>之<sub>○</sub>歌<sub>○</sub>唐<sub>○</sub>曰<sub>○</sub>思<sub>○</sub>深<sub>○</sub>哉<sub>○</sub>其<sub>○</sub>有<sub>○</sub>陶<sub>○</sub>唐

水火三庫

襄公

五

公行齊



春秋左傳 卷十九 五 必有齋

放蕩無忌已無主矣 鄭曹國徵故

不復議論之

思文武怨幽厲而

不貳不言先王之

澤深也

陰行善世也心止

于敬直也

數語尤深微詳盡

道

守而有序謙如也

節而有度純如也

道

守而有序謙如也

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  
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  
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  
而不價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商周盛德所同

象簡南籥文王樂

恨不及速致太平

其若此舍刺意渡

湯樂故直言

難於變處

真得讚不容言之  
狀

此下六則與起一

則俱知將來中間

觀樂十九則俱道

已往

所同也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  
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  
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  
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六

必有齋



春秋左傳 卷十九 必存

晏子獨預作結以能先幾從善且為左氏所及驗故吳貴編鄭貴紆各獸所賞

孫文子在戚辯與衛君訟于晉也

獻公未葬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紆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

參其自賢知也一本大夫為句多良即指巨

重子尾寵子雅

豈高止子

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附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七 必存



高侯字敬仲鄆音

偃

善其致邑

議論能品

世為行人

幾何意不能久

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鄆。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附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

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

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

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

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

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

位班應次知政世  
隆衆所推讓

反止也

曰：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

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

卒。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秋七

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

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



辭令具品

王子圍為令尹

大事作亂也子蕩  
罷字

議論具品

駟子皙良伯有

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穆  
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  
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  
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  
之匿其情矣

附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

敘事議論妙品

有與正與食之時  
疑年疑其年不應  
役看後廢與尉可  
見使之年使自言  
也日甲子至癸  
未凡二十日故為  
三分六甲之一

文十二年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懷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  
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附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起索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更奇三之一也更走問諸

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



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

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

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

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

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

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

古亥字二畫在上  
三人在下豎二畫  
于身旁為核以二  
首為二萬六身為  
三六  
上三人才士耳趙  
孟則真宰相  
由用也

復陶主衣服官  
師掌地城辨夫家  
人民之言 以絳  
縣輿尉之官役使  
伯瑕士文伯字

前云屢黜張亂

史趙師曠而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附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

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

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

叙事議論其此  
李周靈王弟

言何必有此夫而  
不殺之



倭夫盧王子景王弟  
成愆為邑大夫

弗知而殺之罪在不

說文禧也出出  
喚姬也姬拘于保  
甥不在宵不下堂  
之義而死于火不  
知女待姆而行婦  
人可以權宜傳惜  
之非讓之也  
議論能品

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薦。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其過。華成。殺倭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倭夫。罪在王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禧禧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禧。禧。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附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天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窟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

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形容嗜酒如画

敘事能品詳核而不甚腴  
窟室深邃也朝至  
家內米朝窟谷喻  
窟室布路稍就班  
而不成禮既而朝  
伯有朝鄭伯

罕子皮駟子皙豐  
公孫段三家同母



兄弟人謂子皆直  
三家強于產謂豈  
附強直為黨哉凡  
國之禍難生于無  
強直耳人未有知  
其故者吾今亦成  
吾之意見而已無  
人諒之不順其意  
見故不謀而出奔

子石段字

梁城門

伯有嗜酒故易  
其怒易談 虛音

頡子羽孫帶子西  
子子皆之宗主  
意定者處變殊暇

殯于其臣之家

介副伊也

子上帶字

伯有既出絕位故  
不稱大夫 蕞卒  
在十九年

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  
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特見或主彊直難乃不生  
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  
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  
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  
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哲氏乙  
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  
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  
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

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  
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  
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  
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  
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  
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  
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  
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  
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蟻之卒也將葬



春秋左傳卷十九襄公二十六年

以券論伯有知其不能久存降婁至婁且天明

歲星十二年一終不及復在降婁只可十一年也

雞澤會在二年

宋盟約弭兵故

鉏子子子以代羽

議論具品

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

附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

偏牛體

艾斬也

無無寧 為昭十三年弒靈王傳

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

不書爵書名并之矣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二十六年



大雅

逸詩

議論敘事能出意  
妙其而未工鍊

欲使之而略以邑  
言鄭大夫共憂國  
事何為獨賂之  
言事在要其成目  
前且順其欲成事

全在我非他人所  
能任事勢難處機  
權宜密故子產自  
任如是邑將焉往  
事定之日原在國  
也  
此是一篇主意

惡其矯偽而姑安  
以待之  
章貢賦分明服車  
旗物采封表植血  
溝渠伍五家相保  
大人鄉大夫  
田獵也鮮野獸衆  
給隨衆至例世物

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附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太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

卷之九 襄公 公行齋



之足而子張卷

請田里不使沒官

入田稅也

褚音主衣之壹奢

者畏法故橐而藏

並畔為嗜

子產之苦心極矣

機用妙矣然非子

皮弗克展也法民

獲上在信友然哉

而皮之德量尤弗

可及已

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

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巳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 附春王正月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

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

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

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

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

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議論具品意妙而

文未腴鍊

偷安

韓子起

不堪晉求將改事

齊楚未有足恃者



卒在昭四年

會在昭十三年  
執季孫意如

揚州魯地

囚人嬰黨消音省  
為昭十年樂高之  
難張本

議論具品  
做楚宮而作之

形容盜狀簡恣得  
罪謂魯人薄之故  
子孫不得志于魯

胡歸姓國歸襄  
公姜 過京與濟  
以致滅性

禍即昭公

義鈞謂賢等

少如是而各知禮  
無敬骨而有禮容  
也斯可以鑑

春、秋、左、傳、卷、之、一、九、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  
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  
平丘之會。

附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  
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偃  
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毀也。

己亥。孟孝伯卒。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  
不衰。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



嬉笑無度衣輒敝  
壞  
為昭二十五年公  
孫齊傳

為昭三年滕子卒  
傳

醉令妙品婉逸流  
擊氣骨仍自蒼勁

鑿意征防盜賊

閔門也

李培曰完當作宇  
耳也

答意在虞燦燦

只此二意

俱用雙關法而勢  
却頓挫有節奏

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  
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  
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  
從乎

癸酉葬襄公

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閘闕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  
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  
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



此下是實叙法諸名家祖之

巧音鳥塗者填音密塗也旬旬人

代客從之役中車主車官以脂塗者

之車轄展陳也

賓得速去則事不廢巡巡行

無寧寧也二意合收

銅鞮音離官舍于隸人如隸人舍也

春秋左傳卷十九 必有齋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

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

二意兼發

補此意始完

羸受也

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

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

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

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

詩大雅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

春秋左傳卷十九 襄公



民安定莫定也

名密州字買朱鉏

乃立展與自立

罪在鉏

議論能品

延州來札邑名諸  
樊死于二十五年  
戴吳餘祭死于二  
十九年

嗣君謂光光本適  
嗣宜立

逆篇俱說天意至  
未顯季子之賢

議論叙事妙品

前郊勞之辭

喻得激切令人惕  
然  
傳叙子產行事以

春秋左傳 卷十九 六 必有

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附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閻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

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附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

春秋左傳 襄公 七



明北宮之言先提  
綱一句隨出四子  
之長後用四使字  
分疏文勢參差貫  
串住甚  
四國之爲諸侯所  
欲爲 野間暇邑  
皆焉

頌句有力

議論妙品  
鄉校鄉之學校

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  
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  
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

附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患其誘國政

此正言利下反言  
害 爲忠善則怨誘自  
息

兩不如並承有砂  
道迥也藥藥石

仲尼以二十二年  
生時十歲矣差長  
而後謂也

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  
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  
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  
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



附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

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

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

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議論神品

清勁圓活其調最

鍊最有筋矣四節

四譬喻隨使挿入

絕無痕迹細分之

則第一節破愛字

第二節三節破使

字第四節破學字

蓋即口頭語鍊之

入妙最易識却難

厭壓通

愛使學三字畢竟

學字是主特正說

二句

厭覆俱入聲

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

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斂，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

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

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

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

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淺顯流動語語入

情蘇長公熟此一

路然每太入平淺

不及

應答藹藹入情亦

似東坡所謂小意

中兒女喁喁



議論具品  
亦有章法逐節相  
生步步關鎖稍未  
遭鍊

則字伏下四字

二語一篇之主

詩那風棟棟富而  
間也選數也  
詩大雅攸所也攝  
佐也

合釋分證

再駕退而伯德而  
復性

春秋左傳

卷十九

三

必有齊

附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任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

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三

必有齊







